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三

學海堂

白田草堂存稿

寶應王

編修

著

論尚書敘錄

論尚書敘錄

論尚書敘錄

論尚書敘錄

論尚書敘錄

元臨川吳氏作尚書敘錄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其後爲纂言則盡去古文而獨注今文二十八篇明震川歸氏因其說亦爲敘錄而纂言則未之見乃以其意釐爲今文歸氏書今亦未之見也余嘗以兩敘錄考之大都辨古文之僞其說皆是而亦不免小誤蓋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晁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兩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序去伏生失其本經日以傳授衛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僞作互相印證

以飾其僞其爲謬妄顯然至秦誓後得據陸氏釋文自在二十九篇之外爲三十篇藝文志古經四十六卷以三十篇合之安國增多十六篇正得此數張霸百兩篇當時已廢不行與古經初無所涉亦自明白可按吳氏力攻古文而反引書序衛序以斷伏書謂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所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又謂古經卽張霸僞書歸氏亦謂伏生垂如綫之緒於女子之口又謂古經漢世之僞書班史以別於經不以相混是皆爲顏注孔疏所誤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安國增多之書略見於史紀班志其文多斷續不可考必有訛缺王莽時雖立學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讖緯之學是以其書不傳馬鄭諸儒皆未之見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東晉皇甫謐輩所擬作其時

朱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
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
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凡分別古今文
之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於周禮王會解已自發其例蔡傳亦
朱子所命而不及見其成疑當更有所釐正如吳氏之前載今
文而別繫古文於後若纂言一決而去之則大不可也至於姚
方興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敢因兩敘
錄而申論之又考鄭註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
之傳聞恐爲安國之舊微言奧義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
無一語見於世韓退之云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流落人間
者泰山一毫芒典謨訓誥之重萬萬非詩篇比也而百不傳其

一二使後世不得見二帝三王之全嗚呼惜哉

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則伏生書少一篇疑是書序史記本紀多載書序又有與今書序不同者或是伏生所傳也鄭註有亡書有逸書亡書卽壁內所藏亡失數十篇逸書則逸而不傳蓋安國書也朱子嘗言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固已不信口傳之說而又有暗誦者偏得其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此偶有所未及察故曰義理無窮精力有限朱子於臨歿尙修楚辭註改大學誠意章註其孳孳不已如此後之人偶有一得之見而斷然自信不復致疑抑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尙書雜考

史記儒林傳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治尙書者天下
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
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
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
齊魯之間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同其敘次
最爲明白劉歆移太常書云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受伏生而
古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藝
文志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
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
脫亦二十二字以此參考則伏生書之出於屋壁斷斷無疑者
也孔安國書大序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明與史漢所記不合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敎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知者什二三以意屬讀而已是又大序之所未言而亦不知其所自出也以書考之則伏書多艱澀而孔書皆平易二書體製絕殊不可相合故作大序者造爲口授之說以伏生口授時多有訛缺非書之本文而衛序其女傳言敎錯又因大序而附會之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與史漢異同皆所不暇顧也孔氏正義云伏生初實壁間得之以敎齊魯傳敎旣久誦文則熟至於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故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此曲爲大序解而亦不引衛序至陸氏釋文乃略載衛序語而顏氏註漢書則詳著之亦不辨其異同自顏註盛行學者一依顏註而並史

漢本文亦略而弗道矣朱子始疑書序之僞而於此偶不及致
察故有暗誦者偏得其所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臨川
吳氏尙書敘錄雜敘儒林傳及衛序語不爲別白而斷以今文
二十八篇之書乃伏生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吳氏力辨古文
之僞而反據大序及衛序以斷伏書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
睫也余向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今姑據史漢儒林傳及書大序
衛序而別其同異考其是非以待明者之訂正焉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蓋逸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
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
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其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

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其所載經二十九卷此伏生所傳也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安國所傳也蓋以伏生二十九篇合之十六篇又並書序爲四十六篇古以一篇爲一卷故云四十六卷註云爲五十七篇或後人所增或有誤字未可知也書大序悉本藝文志語而增多二十五篇與十六篇之數不合其云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則以合於志四十六卷之數而亦莫知卷數之如何也安國書王莽時立於學官東漢初廢不復立史記所載湯征湯誥泰誓藝文志所載伊訓武成畢命豐刑疑皆出安國書與今孔傳古文絕不同而安國註論語小子履章引墨子湯誓則今之湯誥必非安國

書矣向嘗疑安國十六篇者雜於二十五篇之中不可識別以
今考之則二十五篇乃一手擬作而爲孔書者並未見安國之
書也蓋安國書不傳久矣後漢書敘次經學傳授本末最爲參
錯其二云賈鄭王皆傳孔學而賈鄭王所註止伏生二十九篇而
已其安國十六篇絕未之及也疑皆就伏書作註而雜以安國
所傳之古文如鄭注儀禮之比其安國十六篇與逸禮三十九
篇同置而不論矣其二云孔學亦傳聞之辭耳孔氏正義彌縫大
序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以合四十六卷之數而顏註古
經直以孔傳五十八篇當之後人不復致疑而十六篇二十五
篇之異同亦無有致辨者矣蔡傳本朱子所命其分別今文古
文所以微見其指而蔡傳之成朱子所不及見或當更有所釐

正而蔡傳所釋未必盡得朱子之意也蓋漢魏時古書多在擬作者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以詞氣多不連屬於事體多不對值知其非古文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多在焉有斷斷不可廢者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而註云此書近世僞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此已自發其例而吳氏纂言並孔書古文遂一決而去之此又甚不可也今因論安國書之異同而並及之後之君子當有以訂其得失焉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距僅十二年卽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三年而已古者簡策重大諸儒多以誦說相傳伏生年方少不應所得二十九篇之外

絕無所記憶而是時故學士必猶有在者豈無所流傳而何以
敘齊魯間者止伏生書也漢興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穀
二家左傳亦有傳者是皆不出於壁藏而書獨無有卽先秦之
書如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韓子荀子旣不立學官又無師授何
以得傳於後而書之朽折散絕乃如此遂使二帝三王之盛德
大業宏模大訓其得傳於後者僅什伯之一二也嗚呼惜哉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
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
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中古文疑秦
博士所藏傳之漢者則當有百篇非止二十九篇也或者晁錯
受書伏生必以上於官府是爲中古文自張生歐陽生至歐陽

大小夏侯其中不無傳寫訛缺故有脫簡文字之異未可知也及考劉歆移書云藏之秘府伏而未發則明指安國所獻古文經四十六卷而言則所謂中古文乃安國所上也晉時秘府有古文尙書經當亦指此安國雖以今文讀之而別爲古文之學其文字自當有異脫者亦於魯壁中得之以補伏生之缺此皆考正經文非有師說然安國傳其學都尉朝膠東庸生以至王璜塗惲則亦必有師說如歐陽大小夏侯章句之比但東漢後遂廢不傳耳至承詔作傳則史漢初無其事而安國所獻亦止經文則中古文者乃二十九篇及所增十六篇而已顏氏旣略而不註後人亦無有論及者故於此附論之至東晉所上孔傳自是晚出與史漢所載絕不相合亦不必置辨也

張霸曰兩篇漢書所載始末甚詳而孔氏正義云前漢諸儒知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尙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明與漢書不合其云張霸之徒亦未嘗指定其人特以漢書語而附會之耳至鄭註云云此立文之誤詳其意當云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僞造二十四篇又分出伏生五篇以足五十八篇之數非謂張霸因鄭註而僞造也正義又云鄭註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舜典一舊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一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

葵二十三周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其
卷除去八篇故爲十六正義之意以張霸僞造古文而鄭註承
用之非安國書也考其實則九共止爲一篇正合十六篇之數
東漢諸儒雖云十六篇絕無師說然其篇名當有存者安知鄭
註所傳非安國之舊而以張霸僞書當之此果何所據耶又正
義謂劉向劉歆班固皆不見真古文而別錄藝文志乃誤以張
霸書爲安國書夫司馬遷親見安國云逸書多十餘篇藝文志
出於劉向劉歆歆書明云逸書十六篇又王莽時古文尙書已
立學官則劉向劉歆班固豈不見孔安國書者今之孔書至梁
晉時方出漢魏以前自不之見而乃以劉向劉歆班固所載皆
張霸僞書不知其何所據耶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見於疏中此

或後人因孔傳而改之藝文志四十六卷則灼然可據矣正義云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豈賈氏鄭及漢魏諸儒皆不在民間乎疏家之蔽固如此卽以其言考之則孔傳之僞亦不待辨而可知矣書序伏生書無之當出孔壁史記載之此孔子後經師所傳自班固言孔子纂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馬融王肅鄭元並云孔子所作其實無所據也正義言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傳序不爲詩傳序已有疑於此而又云或作或否無義例此疏家之體曲爲解說耳

陸氏釋文言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